▲陳正烈說，祖母李志強對他的影響很大。 受訪者供圖

▶陳毅安與妻子李志強的合照。 受訪者供圖

陳毅安簡歷

陳毅安，1905年出生，湖南湘陰人，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，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高級將領，為中國革命勝利作出了突出貢獻。1930年8月7日在掩護軍團機關轉移時不幸腰中4彈，壯烈犧牲，年僅25歲。1951年毛澤東主席將其列為共和國第九烈士。

陳毅安的家書摘抄

在那個充滿戰火的年代，革命的洪流滌蕩着一代青年的心扉，同時也成就了那一代青年們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愛情觀、人生觀。陳毅安與妻子之間的愛情在時代召喚下昇華，他們是愛人亦是同志，他們之間不僅有兒女情長的「小愛」，更有家國民生的「大愛」。時光經年，現在來看陳毅安和李志強之間的54封家書，仍能感受到其中或細膩或澎湃的情感。

「現在我進了學校，老實不客氣對你不起了，也已經同別人又發生戀愛了，這個人不是我一個人喜歡同他戀愛，世界上的人恐怕沒有人不鍾情於他，這個人就是列寧主義，你若明了他的意義，恐怕你也要同他戀愛了，若是你眞能同他戀愛，就是我同你戀愛的眞精神，請你早些下個決心吧！上課去了，這點鐘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，研究帝國主義的侵略史，以便來復仇。不同你說閒話啦，祝你保養身體，千萬萬並希努力！」

「你不要時常念着我，你要努力革命工作，才是眞正的愛我，至於我咧，我是永遠愛你的。」

「我對你有一個要求，要你不客氣的答覆，就是今年預備同你結婚呢，你贊成嗎？」

「我的寶貝，我的心愛，擁抱着你，給你幾個甜蜜的kiss。」

「思前思後，除了我們努力革命以外，再沒有別的出路。把一切舊勢力剷除，建設我們的新社會，才能實現眞正的戀愛。」

「如果我哪天不在人世了，我就會託人給你寄一封不寫任何字的信去，你見了這封信，就不要再等我了。」

「將來生下來的，不論是男是女要和我一起幹革命！」

54封家書見證革命者堅毅與浪漫

陳毅安：不達烈士墓戰鬥不止

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

特別報道之百年群英譜

新中國成立後，毛澤東親自審核了一批著名的革命烈士，陳毅安正是位列第九的「共和國第九烈士」。陳毅安不僅是一位具有堅定革命信仰的先烈，他與妻子的浪漫愛情故事也一直廣為人們歌頌。陳毅安妻子李志強保留的54封家書，見證了他們從戀愛到結婚再到陳毅安壯烈犧牲的過程，其中既有溫柔深摯的愛情蜜語，也有蕩氣迴腸的家國情懷。他在一封信裏說：「我們中國受了帝國主義80餘年來的侵略，事實上是不允許我們求什麼高深的學問，造博士的頭銜的，所以我就毅然決然把我所學的革命技能不顧一切、切實地工作起來，不達到我的目的地——烈士墓不止。」在陳毅安之孫、少將陳正烈看來，自己的祖父與無數為革命戎馬倥傯一生的烈士們一樣，為人民而生，為信仰而去，用自己一腔熱血和熾熱青春鑄就了共和國大廈，引導後人銘記歷史，賡續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血脈。 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、凱雷 北京報道

●陳正烈說，祖父曾告訴祖母，不管生男生女都要跟他一樣幹革命。現在他們一家四代黨員，也算完成了祖父的心願。 受訪者供圖

1905年，陳毅安出生在湖南湘陰縣。1920年，自幼聰慧的他考上了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，後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。1925年，陳毅安進入黃埔軍校，成為該校第四期學員。後來他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，並跟隨部隊上了井岡山，擔任紅四軍第三十一團第一營營長。

傳書愛人：「不去流血 中國無可救藥」

陳毅安從黃埔軍校畢業時，妻子李志強曾寫信希望他留校。陳毅安卻在家書中向妻子表明了從戎報國的決心：「可笑的就是我去學炮科，你恐怕我去打仗而死了沒有什麼價值；你又說畢業後出來當教員，教青年子弟愛國、為國家流血，你不願你的愛人流血，而要別人去流血，這真是笑話了。學生將來沒有愛人嗎？父母嗎？兄弟嗎？他不是中國人嗎？他就應該去血戰嗎？假若他的愛人死死地不要他去流血，那中國就無可救藥了。」

1928年8月，陳毅安率一營駐守井岡山，在黃洋界指揮部隊擊潰敵軍3次進攻，親自將唯一一門迫擊炮的最後一發炮彈校準後打中敵軍指揮部，嚇得敵軍連夜逃離，陳毅安也一戰成名。毛澤東聞訊後特賦詞《西江月·井岡山》一首，寫下了「黃洋界上炮聲隆，報道敵軍宵遁」的名句。

1930年8月7日凌晨，陳毅安帶領一支敢死隊奔赴前線，途中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反撲。陳毅安在掩護軍團機關轉移時不幸遭敵機槍掃射，腰部連中4彈壯烈犧牲，年僅25歲，鮮血浸透了緊貼在他胸前的結婚照。新中國成立後，毛澤東主席核批了一批著名的革命烈士，陳毅安位列第九。1958年，彭德懷親筆為陳毅安題詞：「生為人民生得偉大，死於革命死得光榮！」

一封無字信 一生報國情

1931年3月，身在湖南江陰即將臨盆的陳毅安妻子收到一封從上海寄來的信件，拿到信封時她無比激動，因為已經好久沒有丈夫的消息了，但是打開信封後，卻是兩張空白信紙。李志強頓時傷痛欲絕，因為她的丈夫曾在臨行前告訴她，如果有一日收到無字書信，說明他已犧牲，「就不要再等我了」。

陳正烈說，在收到無字家書時，祖母並不想相信祖父犧牲，「祖父曾經跟祖母說過犧牲了會寄空白信的約定，但她一直以為只是祖父在開玩笑。」因此，在收到信後李志強仍抱有一絲希望，認為有可能是一封加密信。於是她讓侄子將無字信拿到長沙照相館去顯影，但空白信紙上並沒有顯出字，信紙也因此壞掉了。

「1937年，我祖母通過徐特立給毛主席去信，詢問陳毅安情況，毛主席委託彭德懷於1937年10月1日回信，說明祖父在1930年已經犧牲了。」陳正烈說，得知祖父犧牲的消息後祖母非常悲痛，就帶着幼子回到湖南老家。為避免戰亂期間信件丟失，祖母將54封家書全部裝在罈子裏埋在一棵大樹下，才使得這些感人肺腑的「信仰見證」免遭戰火保存至今。

●陳毅安妻子（左一）與葉劍英夫人曾憲植（中）合影。 受訪者供圖

●陳毅安家人獲政府頒發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。 受訪者供圖

一家四代黨員 跟隨先輩「幹革命」

「我父親始終工作在國防科技的第一線，我也是從戰士一步一步成為火箭軍的一名將軍。建黨百年，我們家四代黨員。」陳正烈說，祖父最後一次奔赴戰場時，已經知道自己要當父親了。他告訴祖母，不管生男生女都要跟他一樣幹革命，一定要以黨為中心，以黨的意志為意志，「我們也是完成了他的心願」。

在談及祖父母對自己的影響時，陳正烈表示，祖父母之間革命人的浪漫讓自己時常動容，「我祖母說『我永遠愛你，你永遠愛我，這是革命人的浪漫，你去努力革命工作才是真正的愛我，這是革命人的選擇』。」

陳毅安在戰爭歲月給妻子寫了54封家書，現在來看這些家書仍舊會被他們之間的恩愛甜蜜所打動。陳正烈說，祖父母之間感情非常好，更多時候祖父會在信裏表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，他在一封信裏說：「莫名其妙的我，現在已經正式畢業了，重大的軍事工作就要擔當起來，我是非常恐懼的，但是我們中國受了帝國主義80餘年來的侵略，事實上是不允許我們求什麼高深的學問，造博士的頭銜的，所以我就毅然決然把我所學的革命技能不顧一切、切實地工作起來，不達到我的目的地——烈士墓不止。」

牢記先輩「為人民而生為信仰而去」

而在陳正烈心裏，祖母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人，「祖母對我的影響很大。是她給我起的名字正烈，讓我牢記自己是烈士的後代，牢記身上的責任和擔當」。陳正烈說，作為烈士後代，有一種責任感和榮譽感，從心底覺得國家和自己有聯繫，因為先輩們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國家，他們為人民而生，為信仰而去，用自己一腔熱血和炙熱青春鑄就了共和國大廈。他們就像一座座豐碑，在歷史長河中像航標一樣，指引後輩共產黨人前進的方向。

受彭德懷照顧 孫承革命精神告慰祖輩

●陳正烈及家人拜謁彭德懷。 受訪者供圖

「我的祖父很早犧牲，我一直把彭德懷當成我的爺爺。彭爺爺對我影響巨大。我將軍授銜後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彭德懷紀念館祭拜，以表感恩之情。」陳正烈說，從祖父跟隨彭爺爺征戰沙場開始，他們一家人就與彭德懷結下了不解之緣，因此他只要回湖南老家就會去彭德懷紀念館。

身為彭德懷的同鄉和得意部下，陳毅安戰場犧牲後，其妻子和新出生的孩子得到彭德懷很多照顧。陳正烈回憶，兒時父親常帶他去西郊彭德懷家探望，「小時候我不知道他就是彭德懷。我稱呼他『老同志』，他稱呼我『小同志』，我在家裏還給他取了個代號『西郊老爺爺』。」

彭爺爺盡其所有照顧烈士子弟

「別人院子裏種花，彭爺爺家的院子裏卻種滿了菜，他還經常跟周圍農民取經。」陳正烈說，彭爺爺跟住所周邊的農民們交情深厚，對烈士後人也是疼愛有加。每當得知烈士後代們要來家裏，彭德懷前一天就開始忙活：燒鍋爐準備洗澡水，自掏腰包買菜買肉，親自下廚做飯菜，然後把自己下廚做的家常菜和保障他的「首長菜」一起擺上桌，招呼大家圍坐在一起吃。「洗完澡他還會帶我下河摸魚玩。」讓陳正烈難忘的是，每次離開彭爺爺家，「老同志」都堅持把他們送到一公里外公交車站，看着他們上車才肯離去。

陳正烈回憶道，每當看到我們這些烈士子弟狼吞虎嚥的吃相，彭爺爺的臉上總是掛着慈祥的笑容，眼睛裏總閃爍着欣慰的目光。「從平江起義上井岡到橫刀立馬走長征，從血雨腥風戰太行到縱橫馳騁大西北，從保家衛國赴朝鮮到廬山會上進忠言，一路揮斥方遒、披堅執銳，彭爺爺身邊犧牲倒下的戰友不計其數，盡其所有地照顧我們這些烈士子弟，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安慰。」

1974年11月29日，彭德懷在301醫院辭世。陳正烈回憶，因為處在文革特殊時期，無法去見彭德懷最後一面，祖母就帶領一家人來到醫院門前馬路上默哀致敬。而今，彭德懷喜歡的那個「小同志」已繼承祖輩遺願，成為共和國的將軍，這也是對彭德懷、陳毅安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告慰。

●陳正烈與父母合影。 受訪者供圖